

非虚构

格格林

宋灵慧

20多年前，上小学的刘慧敏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格格”。她说，照着电视上起的，就觉得好听，没多想，也不会想。长大后，“刘格格”不仅仅代替了身份证上的“刘慧敏”，而且被叫得很响亮——从小村子响到小县城，从京津冀响到云贵川，最后响到全国各地，如一路叮咚的泉；从贫困的大山深处，亮到乡村角落，从地方媒体，亮到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如同一道暖暖的光。

此“格格”非彼“格格”，她没有公主的娇贵，单薄的肩膀扛了数以千计的贫困家庭，三十七码半的脚走过了数以万计的救济之路。10年来，她由一个人凭单纯热情进山救助，到与无数人组成爱心团队科学帮扶，她由起初的一棵树，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片林，这林子名字叫格格林，也成为和格格一起奉献爱心的团队昵称。

一把防身刀

怎么也不会想到，格格林第一个故事从这样一个意象开始，不过这个意象的确肃杀恐怖无关。

2012年年底，贵州毕节，几个垃圾桶里，几个冻死的孩子。电视报道后，在天津打工的格格脑子里，吃饭时反复回放镜头，走路时无限想象那几个孩子的寒冷，睡梦里好几次去到那个叫作“毕节茶花村”的地方。大年三十，爆竹声里格格没有回家跟亲人团聚，一个人踏上了飞往贵州的飞机，她必须去那个牵着她魂魄的地方。

飞机上吃过年饺子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茶花村的情形；下了飞机，大巴停运，住在小旅馆里，她心里想的是到茶花村的情形；第二天下了大巴打出租到赫县，她心里仍然想着到茶花村的情形……到达赫县，出租车司机说，他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不止路走不了，手机信号也没有，治安也不好说。拿出一把刀——巴掌长，黄铜的刀鞘雕着民族风格的纹饰——司机师傅说，一路上听你说几千里地跑来资助我们这里的孩子，一个女孩子，多不容易啊！大过年的，我跑车为了自家生活，你却是为了我们这里的人，我真的很感动。这把防身刀送给你，不一定用得上，表达我作为当地人的一份情意吧。

最终，格格没能到达茶花村，除了各种交通不便，个人第一次出远门缺乏经验，还有返程机票到期，她不得不原路返回。

那把刀托运了回来，它赋能了她，格格继续走进大山！

两位搭车人:记者和老总

2013年儿童节前，格格第二次出发。她带着布娃娃、小汽车、变形金刚等玩具和物品，这是送给孩子们

的节日礼物。这次目的地是她网上搜到的“最穷的地方”，一个叫双联的小学。之前，她已经按照网上电话跟校长联系多次。校长说，孩子们天天走很远的山路，鞋子都很破烂。3月份，175双不同颜色款式号码的鞋子已经发到。这175双鞋子，是格格按照校长报过来的码数，利用每天下班时间去鞋城一双一双挑选来的。

下飞机后，双联小学吴校长借了一辆面包车接机。车塞得很满，剩下的空间刚刚能坐下两个人。返程的路很远，吴校长说，要走一天多才到。走了不到半天，窄而不平的山路上，高而无边的大山前，一个男士，背着相机举着记者证拦车。吴校长跟格格几乎同时决定，再挤挤带上他。狭小的空间里，吴校长向这位记者聊起了双联小学大事儿，和这位175个孩子的大姐姐。

这位记者又当场决定，既定的采访交由别人，自己全程跟踪刘格格。

第二天下午到达双联小学。青绿的山里，几间教室前，孩子们红的校服，红的小脸儿，举着红的小旗子，奔过来，接过礼物，争抢着拉格格姐姐的手臂、衣服。还没来得及跟老师们见面打招呼，格格就被孩子们拉扯着去山坡上摘杨梅、野果。一个男孩儿，挤跌在石头上，磕了腿，血流着，坚决不听格格姐的劝阻回学校，捋了一把叶子嚼嚼糊上止血，也要继续跟着格格姐。因小伤而得以挨得格格姐最近，那男孩儿觉得幸运无比，笑得比花都灿烂。

在双联小学，格格给孩子们上课，跟她们唱歌跳舞，讲大山外面的世界，还给一个从来没过过生日的留守儿童过了生日……

返回的路上，遇到山体滑坡，吴校长联系对面朋友来车接。一同被堵的一辆大巴车上下来一个人，急匆匆赶路的样子，请求搭车。上车后，吴校长聊起格格，那人挑起大拇指说，佩服你！我是移动公司老总，我决定免费给双联小学通电话，就在一周内！

那位记者第一时间在贵州新闻报道了格格。

那位移动公司老总一周内给双联小学通了电话。

孩子们用五颜六色的笔给格格写来感谢思念的信，一百多封，厚厚的一沓。

格格的资助故事幕布刚刚拉开，格格林就多了这样两份特殊的能量汇入。格格林东风渐起，行走的脚步愈加有力。

巨大朋友圈:各地记者、志愿者、机场工作人员

2013年9月，格格又一批鞋子寄往双联，因为3月份发的鞋子，6月份大多已经穿坏。这次除了175个孩子的，还有13位老师的。他们山路走得太多太多，鞋子穿得太贵太费。



2014年6月，格格又赴双联。为学校捐赠洗衣机、米面油等。

2014年8月，再赴双联。同行9人，天津《每日新报》记者，还有爱心人士，他们都是看了贵州新闻找到格格的。8月的西南山区，闷热潮湿蚊虫肆虐，学校放暑假，他们就住在双联小学宿舍。爱心人士们尽管自带了蚊帐被褥驱虫药品，仍然无法入睡。皮实又疲惫的格格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酣，但早晨醒来全身都是蚊子臭虫等各路虫子叮咬的大包，一片一片的，又红又肿，有的起了水泡。她调侃着数，数到400多还没数完。格格笑着数，爱心人士们流着泪看，这个比自己女儿大不了多少的“90后”女孩子，是怎样的意志啊。当即，他们决定捐资10万元改造学生们的住宿条件，不再让孩子们睡大通铺。

之后，《每日新报》持续报道，爱心人士不断在朋友圈宣传，渐渐来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全国各地爱心人士找到了格格。捐钱捐物，他们争着献出一份份爱心。

2015年，格格在网上搜索到四川大凉山一个地方贫困需要资助，贴吧上联系到一个男孩，带上一万多块钱物品以及两万元钱奔赴。9大箱东西，上飞机远远超重，中途还要转机昆明。格格跟机场说明情况，亮出证件，机场工作人员眼前一亮，这就是新闻里的爱心女孩刘格格！经过程序申请，机场决定，免费托运爱心物资，一路支持格格！

2017年后，格格每年至少三次进山，贵州、四川、云南、山西、甘肃、广西、湖南、青海……

2019年，格格组织捐资30万元翻建母校——献县南河头中学；组织捐资15万元翻建献县西韦庄小学；2021年郑州暴雨，组织捐资21万元，格格林三到灾区捐物助力……

格格林已满眼滴翠，在行走的路上，格格如一位信心十足的邮差，行囊里装满了各路汇聚的爱心，一路撒开去，满世界都是阳光，温暖。

一场惨烈车祸和一个深爱的人

比故事开始的那把刀还不合格

调，一场车祸，惨烈的车祸，却成了格格林一个特殊的意象。

2019年11月26日，天津。格格做完公益回天津，一场车祸把她推到了生死边缘。脊椎压缩性骨折，11根肋骨断裂，脾破裂，肺挫伤，天津一所三甲医院里，20多次走进大山，奔走十万公里，捐资超过百万，行走步子一向活力十足的格格，重度昏迷，躺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术费要几十万元，靠理发店打工生活的格格，收入全都做了公益，没有个人积蓄。父母都是农民，年过六十，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坚决不让为众人拾薪者受冻！”格格林里发声了，巨大的声音多重奏般不断传来。300元、500元、3000元、5000元……老总职员，教师医生、公务员、保洁阿姨、环卫大爷，家乡父老，县乡市领导，央视等媒体记者……纷纷把援手伸来，把目光聚来。短时间内，一张硕大无朋的爱心网编织起来，结实而温暖地把格格护佑在其中，抵御死神靠近。

格格林援助过的大山里，孩子们从全国各地发来视频，传达一声声呼唤：格格姐姐！格格姐姐！早日康复！快快醒来——

20多天后，格格醒来了！

两个月后，格格奇迹般站起来了！

3个多月后，格格收获了爱情。勇于付出大爱，上天回报真爱，一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李大壮，同是在天津打工的爱心人士，深深被格格的人格感染，吸引。100多天里，他从不离开半步，醒后安慰鼓励，床前端水喂饭。

半年后，格格带着深爱的人，一起走进大山，去山西吕梁，救助贫困儿童，给留守老人送温暖。腰椎尚未完全恢复，短袖衣服里带着厚厚的护腰；肺挫伤后遗症，走在山路上她呼吸要比别人短促。但挽着爱人坚实的臂膊，她笑容四溢的面庞，爽净纯粹，一如饱放的红莲。

一年后，2020年11月26日，格格与大壮领证结婚。婚后，她把蜗居的公公从河南驻马店接来一起生活。随之，公公也成了格格林的一名志愿者，跟随她帮扶送温暖；河南驻马店也就又成了她一个帮扶的地方。



如今，格格一家三口在她的家乡献县小城开了一家火锅店，格格家火锅店。店铺不大，但温馨可人。进门迎着是书架，供顾客选读；每一张桌椅，她都用心擦拭；每一餐饭主厨大壮都用心准备；每一个角落，她公公都打扫得仔仔细细。每个月，她都接救助的本地孩子来店免费就餐；随时，孤寡老人可以进店，免费供餐。

多年来，格格荣誉颇多，献县好人，沧州好人，河北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2022北京冬奥会，格格当选了火炬手。这是格格的无比荣光，更是格格林的无限能量。这荣光耀射为七彩，这能量辐射至九州。

有诗云，“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诗句描述的是夏日小园里草木繁华之境。其中“枝格”的“格”是蓄足了生机向上生长的长枝条。当初给自己起名的格格，也许冥冥之中恰恰应了此意。

一根长枝条，婆娑着叶；一棵参天树，壮硕着枝；一片茂密林，繁盛葳蕤。风飒飒吹过，生机与能量，四散开去。

格格林，不是格格一个人的，她根植于华夏，蓬勃于神州。格格林的故事，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永远是未完待续。

峥嵘的六月里，如果条件允许，带着格格林的生机与能量，格格将再一次走进大凉山……

汉诗

五月的麦地

刘国莉

麦子扬花了
需要灌溉的水供养
那蛇一样爬行的地龙弯曲着走笔
一队队的水迹追着路途词语的影子
听到了光芒的呼吸
在麦畦涂鸭着松散
嗡嗡的蜂鸣如水
洒在麦花上
扑面的夏风软软地吹
有了风的味道

麦垄里星星点点的黄花
一如太阳的金樽里
溢出的沫子
偶尔传来一两声
麦鸟的鸣叫
仿佛时光抛出的绳索
想要捆绑什么
鸟鸣的手语发自肺腑
我在约定的暗号里
醉得仰卧

河边，青蛙正把夏天的铜鼓轻捶
阳光抚摩着水声慢慢行走
我隐身在一只蝴蝶的后面
记住了流水的形状
麦子的骨子里柔情似水
我蛰伏在一根麦茎上
前程温暖

我静坐麦田里
内心的天空沉静
一片透明淹没了我的身体
我愿意和饱满不移的光
和许多视线站在一起
在太阳落下前相认
在离土地最近的金色里
裸裸复色也有了自己的旋律
每个音节听进去
都让人幸福

去爱（外二首）

苑 楠

去爱山川、河流、海洋、湖泊，
去爱草原、牛群、野花和牧歌，
去爱天空与大地，
去爱日月跟星辰。

去爱古老的岩石，流星陨落的美；
去爱溶洞奇观，松林深处的风。

去爱那些遥远了的人，
——他们曾写下神话与传说，
去爱那些消逝的灵魂，
——他们早已化作音符和线条。

去爱
在时间的线索里，
足以使你更宽阔，更真诚的；
去爱
在命运的排布中，
能够令你越来越明亮和柔软的。

喜 欢

喜欢教堂夜晚的灯光，
也喜欢太阳照着寺院午后的安宁。
喜欢泡在动物园，一整天，
也喜欢走进湿乎乎的花市里面。

喜欢没有人说话的图书馆，
也喜欢很多人屏息凝神电影院。
喜欢黄昏，骑车车穿过小巷
沸腾的菜市场，
也喜欢独自等待在岔路口那个通往郊野的公交站台。

如果不是疫情，
我还喜欢常去县城的墓园里走走，
树荫底下，住着我的亲人。

余 生

热爱史学、艺术、科学与幻想，
为探寻大自然的秘密，舍得抛出这一副皮囊。
听古木讲夜晚，随野猫去流浪，
在四季变换中，学会度日和收藏。

相信了，善良与真诚可以度化
所有悲伤。

看啊，
那湛蓝的天空，飘荡的白云——
与太阳初升时就融化了的冰雪一样，
记不得恩怨。

评论

两宋山水画的诗意之美

付红妹

翻开两宋山水画史，无论是文人山水还是画院山水，都可以看到一种融诗意入画的创作倾向。但是，言山水依诗作画只是对其诗化倾向的表层解读。深入下去，“画中有诗”的实质应该是山水画与诗歌的意境会通，而这一审美取向的形成又离不开有宋一代士大夫们那浓郁的书卷精神。

王国维曾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宋代的“人智之活动”充实、丰富而成就卓然，汇成了宋代社会浓郁的书卷精神。与唐人相比，宋代士大夫少了喋血疆场、马革裹尸的豪情，更多的是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的幽情雅致。士大夫的审美情趣由读书而外发散，诸如金石、诗词、琴、棋、书画、茶、酒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莫不纳入他们的审美范围，蒙上一层“雅”的色彩。书卷的陶养、艺术的熏染、学术的浸润，这样的社会氛围熏陶出士大夫书卷精神那种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宋代士大夫书卷精神对文化建设的参与，推

动了绘画文化内涵的深化和雅化。这种倾向更鲜明地体现在山水画领域。在宋代，山水画取代人物画成为绘画的大宗，本身就是中国绘画雅化的表现。而这一雅化的过程是和士大夫的书卷精神相联系的。俞剑华曾指出：“以其时文学学士，率皆游心翰墨，寄情山水……唯以其人品高尚，文学丰富，诗意悠长，书法超逸，故所作虽不精工，亦有一种秀逸高雅之气，所谓书卷气，所谓无纵横气，俱属此类。”宋代文人士大夫不但参与山水画创作，而且论画、评画之风甚盛。这一切造就了绘画的文学化倾向，具体到山水画，或者应更准确地说是诗化倾向。

“意境”本是诗论的范畴，山水画的意境说，可视《林泉高致》为发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对山水画的意境作了透彻的阐释：“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归，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郭熙认为，“境”与“象”是密不可分的，“境”产生于“象”，不能

脱离“象”而存在，无论是“景外意”还是“意外妙”都离不开对山川、岩泉等具体物象的审美观照；“境”起于“象”但不止于“象”，它是象外无限的空间，有着比“象”更丰富的内容；意境的创造离不开欣赏者的参与，真切生动的艺术形象作用于欣赏者的想象力而才能形成一个“鸢飞鱼跃的灵境”。不仅如此，郭熙还对画家创造意境的过程作了展示：“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郭熙强调画家必须以“万虑消沉”的审美心胸对“古今诗什”进行审美观照，在对诗境的体味中，实现对画面意象和空间意象的艺术把握，在心手相应中完成对山水画意境的创造，画与诗正是在意境上实现了终极的结合。

宋代诗画相融的文化氛围孕育了郭熙的山水画意境论，而郭熙系统的理论和精湛的创作加之受宠于宋神宗并主持画学的地位，又对山

水画追求意境的趋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继》记载，宋徽宗朝画学“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只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该画题出自寇准的诗《春日登楼怀归》，寇准诗又源于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中“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夺魁的关键是画家真正领悟了韦应物诗的意境，画面表现出一种闲雅萧散的生命情趣，诗情与画境在此达成心灵的默契，把观者从有限、有形画面引向无限的审美空间，正所谓“情留象外”“画尽而意不尽”。

南宋山水以院画为主已是学界共识。其代表人物马远、夏圭的那“一角”“半边”的构图，以简代繁，虚实相间，迷茫旷远，以有限通无限，正是源于对诗意境的追求。在“梅石溪凫”“晓雪山行”“溪山清远”等画题背后潜藏的，是在诗境的烛照下，对自然景物的精心截取和优雅精细的描绘与布局。画面中大片空白的运用，更是呈现出虚实相生、无画处皆